



俄罗斯民间故事



《俄罗斯民间故事》

任溶溶 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责任编辑 凉订
插 图 张新生
封面设计

俄罗斯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平寺街 39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丰台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frac{1}{8}$ 字数：160千
1984年9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5,000册
书号：10229·0980 定价：0.75元

序

改写俄罗斯民间故事，曾经有过许许多多次的尝试。问题在于一百年以来，它们都根据各个讲故事的人所讲的记录下来——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都用他自己的一套讲法来讲：一个讲得简短，另外一个讲得详细周到，一个开头开得好，另外一个收尾收得好，第三个中段讲得好；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诙谐和个别字眼出名，另外一个因为故事里有趣的情节见长；有些讲故事的人是创作家，是真正的诗人，有些却是才能比较差的——单纯的转述人。

因为这个缘故，在替广大的读者编辑故事集的时候，总是需要从许多主题相同而讲法不同的故事当中，把最有趣的一种挑选出来。可是简单地挑选是不行的，因为在每一个主题相同而讲法不同的故事当中，都有它叫人舍不得丢掉的宝贵东西。编这种故事集的人常常担任故事的改写工作，并且常常不是用民间语言，不是用民间的手法来复述它们，却是“文学地”，那就是用老一套的语言，用文绉绉的语言来复述它们，这种语言，和民间语言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

用这种方式复述的故事，常常失去一切意义——这些故事里面，优美的民间创作，就只剩下一个主题，而最主要的东西——象民间语言、机智、清新、特色、叙述和谈话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民间的风格——全都失去了，这正好象蝴蝶翅膀上美妙而脆弱的图案，碰到了人的粗笨的手指给毁坏了一样。

我的任务是另外一种：我要在编辑故事集的时候，把民间故事的一切清新和自然保存下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是这样做的：我从无数主题相同而讲法不同的故事当中，先挑选出最有趣和基本的一种，再用别的语言和情节都生动的故事来丰富它。自然，当我从各部份这样拚成一个故事，或者说“恢复”这个故事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某些地方我不得不增添，某些地方我不得不改变，某些不够的地方我不得不补足，可是我做这一种工作，是根据原来的风格的——我充满信心，要贡献给各位读者一本真正民间的故事，有一切语言富藏和故事特点的人民创作。

A·托尔斯泰

目 录

序 1

上 卷

大萝卜	1
花母鸡	3
油炸团子	5
房子	9
公鸡和母鸡	12
一颗小豆	14
母山羊没带核桃回家	17
狐狸和兔子	20
狼和小山羊	24
喜欢撞人的母山羊	28
金鸡冠的公鸡	33
狐狸和狼	37
假腿的熊	41
蜘蛛	44
深坑里的野兽	46
狐狸和画眉鸟	50
狐狸和大虾	54

狐狸和松鸡	55
狐狸和公鸡	56
狐狸和仙鹤	58
仙鹤和鹭鸶	61
猫和狐狸	63
老头儿和狼	68
老太婆怎样捡到了一只草鞋	71
大牙齿梭鱼的故事	76
松鸡的小小故事	78
狐狸怎样学飞	79
气球、稻草和草鞋	80
灰领猫、山羊和绵羊	81
野兽过冬的房子	85
一只笨狼	90
绵羊、狐狸和狼	92
熊和狗	94
熊和狐狸	97
庄稼人和熊	100
泥娃娃	102
母马的头	105
狮子、梭鱼和人	108
吹牛鬼兔子	110
公鸡和手磨	113
小蝴蝶	118
独眼的小鸭子	123
阿廖努施卡姐姐和伊凡努施卡弟弟	125

哈符罗雪奇卡	129
暴发的库济玛	133
蘑菇打仗	140
天鹅	141
小拇指	146
严寒老公公	149
企唯，企唯，企唯卓	153
凭梭鱼的吩咐	156

下 卷

开场白	165
到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去，带回不知道是什么 东西的东西来	167
返老还童苹果和起死回生水的童话	191
母牛的儿子伊凡	209
伊凡王子和灰色狼	220
青蛙公主	230
灰色马—棕色马	240

大 萝 卜

一个老头儿种下了萝卜，对它说：

“长大呀，长大呀，萝卜啊，长得甜呐！长大呀，长大呀，萝卜啊，长得结实啊！”

一个萝卜长出来了，长得又甜、又结实、又大得了不得。

老头儿就去拔萝卜：他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老头把老婆儿叫来。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老婆儿把孙女儿叫来。

孙女儿拉老婆儿，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孙女儿把小狗儿叫来。

小狗儿拉孙女儿，

孙女儿拉老婆儿，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小狗儿把小猫儿叫来。

小猫儿拉小狗儿，

小狗儿拉孙女儿，

孙女儿拉老婆儿，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小猫儿把小耗子儿叫来。

小耗子拉小猫儿，

小猫儿拉小狗儿，

小狗儿拉孙女儿，

孙女儿拉老婆儿，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把萝卜拔出来了。

花 母 鸡

从前有对老夫妻，
养了一只花母鸡。
母鸡下了个小小蛋：
五颜六色、
头儿尖尖、
壳儿硬硬、
妙到极点， ——
这蛋下在白杨窝，
下在凳子底下、墙犄角。
老鼠跑过，尾巴一挥，
鸡蛋登时就打碎。
为了这个蛋：
老头儿呜呜地哭， 老太婆哇哇地嚷，
门柱子哈哈地笑， 花母鸡拍拍地飞，
大门咯吱咯吱响，
门坎下面的灰尘滚起来，
房门挺肚子， 栅栏都散开，
屋顶也摇摇摆……
花母鸡对大家讲：
“老头儿你别哭， 老太婆你别嚷，

母鸡你们别飞，
 大门别咯吱咯吱响，
门坎下面的灰尘别滚起来，
 栅栏别散开，
 屋顶别摇摇摆——
我再给你们下个蛋：
五颜六色、
 头儿尖尖、
 壳儿硬硬、
 妙到极点！
这蛋非同小可——是个金鸡蛋。”

油 炸 团 子

从前有个老头儿，有个老太婆。

有一回，老头儿对老太婆说：

“老婆子，你箱子里去扫扫，米桶里去倒倒，看做个油炸团子的面粉够不够吧。”

老太婆拿一根羽毛，箱子里去扫扫，米桶里去倒倒，面粉扫出了两大把。

她把面粉用奶油拌匀，捏成一个团子，在油里炸好，放在窗台上吹凉。

团子躺着躺着，翻身滚起来了——它从窗台上滚下凳子，从凳子上滚下地板，从地板上滚到门边，跳过门坎，滚进门道，从门道里滚到台阶，从台阶上滚下院子，从院子里滚到大门，越滚嘛，越远。

团子一路滚，一只兔子碰见了它：

“团子啊团子，我要吃了你！”

“不要吃我啊，兔子，我给你唱支歌：

我叫团子，油炸的团子，

我从箱子里扫出来，

从米桶里倒出来，

用奶油拌过，

在油里炸过

在窗台上晾过。

我从老头儿身边溜开了，

我从老太婆身边溜开了，

我从你身边呐，兔子嗳，更得要溜开的啰！”

说着它一路上滚起来了——只有兔子瞧得见它！

团子滚啊滚的，一只狼碰见了它：

“团子啊团子，我要吃了你！”

“不要吃我啊，灰色狼，我给你唱支歌：

我叫团子，油炸的团子，

我从箱子里扫出来，

从米桶里倒出来，

用奶油拌过，

在油里炸过，

在窗台上晾过。

我从老头儿身边溜开了，

我从老太婆身边溜开了，

我从兔子身边溜开了，

我从你身边呐，狼嗳，更得要溜开的啰！”

说着它一路上滚起来了——只有狼瞧得见它！

团子滚啊滚的，一只熊碰见了它：

“团子啊团子，我要吃了你！”

“你呀，笨家伙，怎么吃得着我呢！

我叫团子，油炸的团子，

我从箱子里扫出来，

从米桶里倒出来，

用奶油拌过，

在油里炸过，

在窗台上晾过。

我从老头儿身边溜开了，

我从老太婆身边溜开了，

我从兔子身边溜开了，

我从狼身边溜开了，

我从你身边呐，熊噃，更得要溜开的啰！”

它又滚起来了——只有熊瞧得见它！

团子滚啊滚的，一只狐狸碰见了它：

“团子啊团子，滚到哪儿去呀？”

“就是一路滚。”

“团子啊团子，给我唱支歌吧！”

团子於是唱起来了：

“我叫团子，油炸的团子，

我从箱子里扫出来，

从米桶里倒出来，

用奶油拌过，

在油里炸过，

在窗台上晾过，

我从老头儿身边溜开了，

我从老太婆身边溜开了，

我从兔子身边溜开了，

我从狼身边溜开了，

我从熊身边溜开了，

从你身边呐，狐狸，我毫不费力就可以溜开啦！”

可是狐狸说：

“哈哈，歌是好极了，可惜我听不清楚。团子啊团子，坐在我的鼻子上来，再唱一遍吧，要唱得响点儿。”

团子跳上狐狸的鼻子，开口把那支歌又唱了一遍，唱得挺响的。

可是狐狸又对它说：

“团子啊团子，坐到我的舌头上来，唱最后一遍吧。”

团子跳上狐狸的舌头，可是狐狸嘎的一下，把它吞下去了。



房 子

有一个庄稼人，装了一车子瓦罐走过，掉了一个瓦罐在路上。一只嗡嗡嗡的苍蝇飞过来，问道：

“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它看见什么人也没有，于是飞进瓦罐，呆在里面。

一只唧唧唧的蚊子飞过来，问道：

“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嗡嗡嗡的苍蝇。你呀，是谁？”

“我吗，是唧唧唧的蚊子。”

“进来跟我呆在一块儿。”

于是它们俩就呆在一块儿吧。

一只吱吱吱的耗子跑过来，问道：

“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嗡嗡嗡的苍蝇。”

“是我，唧唧唧的蚊子。你呀，是谁？”

“我吗，是吱吱吱的耗子。”

“进来跟我们呆在一块儿吧。”

于是它们三个就呆在一块儿。

一只呱呱呱的青蛙跳过来，问道：

“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嗡嗡嗡的苍蝇。”